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四

候官　林喬蔭

財用

周官取民之制曰賦曰貢太宰八則之五所謂貢賦以馭其用者是也賦出於地載師職主任地故以時徵之而太宰總其要一曰邦中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之所出也二曰四郊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共七等田之所出也三曰邦甸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所出也四曰家削之賦則載師所

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之所出也五曰邦縣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之所出也六曰邦都之賦則載師所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之所出也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載師無明文然廛里通於市而俱在國中關在遠郊界上則所謂二十而一二十而三者即兼關市言之且云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是山澤之賦亦在其內矣九曰幣餘之賦鄭注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此以漢法解周禮固屬悠謬臨川王氏則謂即職幣所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本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

於國故亦云賦然賦者上取乎下之名職幣所斂究屬公
用之餘非從外至且由撙節而有亦並非歲額之常則雖
曲爲之辨仍屬牽强也考載師職旣備列任地所征賦稅
之差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其所輸或以粟或以布而因其
田宅以警游惰則猶是任地之所出故列於賦謂之幣餘
者幣爲泉布之通名此旣不耕則屋粟亦以布代之而出
於常賦之變故云餘也若貢則出於任民者太宰以九職
任萬民有職則有功有功則有貢而徵之者閭師以閭師
主於任民也一曰三農生九穀故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故閭師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四曰藪牧阜蕃鳥獸故閭師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故閭師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閭師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而閭師不見此二者則以臣妾之聚斂疏材閒民之轉移執事皆是出其力為有職者所使而已卽是無職故於七職之外別云凡無職者出夫布以概此二等之人則此二等是無職之職而所出之夫

布卽非貢而貢也此此爲民職之九貢以邦國亦有九貢故此又别而謂之九功然載師既以場圃任園地而徵賦矣此復任圃而徵其草木之貢載師既以七等之田任近郊遠郊之地而徵賦矣此復任農以耕事而徵其九穀之貢且九賦之山澤關市并主於載師而此又有商及虞衡之貢若以爲地與民兩征之則是先王之厲民實甚若以爲貢卽是賦則太府之職明言以九賦待九式之用以萬民之貢充府庫司會之職亦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皆分而言之則固不得混之爲一也葢載師之園地止在城郭三十里之內任地爲賦

閭師之圖四郊皆有則任民之業此者取其稅而不復收
其地之征載師之七等田是徹法中之助所謂制公田不
稅夫者閭師之任農而貢九穀則是徹法中之貢所謂稅
夫無公田也若商賈則其出於關市者就關市稅之入於
九賦其不出於關市而止於四郊近處轉販買賣者則不
得就地責賦而但任民以徵貢焉九賦中山澤之賦亦是
就山澤之地賦其所出閭師山澤之貢則卽民之有事於
採山流澤者而責其貢物二法並立或徵地或徵民各因
其所便而用之故他職多以令貢賦爲言然則鄭注之釋
賦爲口率出泉者固非而謂九賦卽出於九職之民與閭

師之九貢合者亦非通論也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而載師乃有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語故論者多以爲疑近儒望溪方氏則直謂此三句一十九字爲王莽劉歆所增竄蓋假周禮以濟其聚斂之私今案此節之文雖承上節而并未及田之一字則自非專言田稅故首曰國宅次曰園廛末及漆林皆非穀土知是總約賦稅之大數如此近郊之地多衍沃無弗田者卽弗田而爲市廛爲民宅亦皆準乎田之什一矣遠郊則有關以征商賈之稅并田稅計之約二十而三也甸稍縣都其地寬廣包山林川澤在內則

虞衡所掌收其物以當邦賦并田稅計之約亦不過十二唯漆林以自然而生既非人力所作而用廣利多恐其滋奢靡也故特重其稅爲二十而五以抑之使不得藉口爲毓草木與園廛一例然則周禮之本文自明固未嘗重斂以厲民亦無煩曲說以爲解矣

周禮設官詳於關市之政學者多以爲疑蓋徒見後世之爲暴耳不知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逐末者多則本不厚本不厚則國不實故於門關有征而於市又斂其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皆所以抑之不使其擁倍蓰之利致耡耰稼穡之夫歆羨於彼而皆思舍業也且人情多詐而習尚

喜新則凡飾僞價慝與夫奇衺邪靡之物雖三代之世不能無此奸猾之徒也故司市曰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非有嚴禁而重懲之固難以絕其源而軌於正此則尤關乎風俗人心之大者是以犯禁者舉其貨罰其人則彼爲此者不唯無所利且有所損自不肯出此然後乃得害者亡而靡者微也然則關市之征先王豈利其有哉乃所以寓重本抑末之權正人心厚風俗而觀於太府之職則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知其所待給於此者亦復有限與後世之國用必賴於此者正自不同至孟子所云關市譏而

不征與耕者之九一皆是文王治岐之政如此非有周一代之經制不得取之以難周禮也

周官泉府職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氏注以爲官以錢貸民民出息以園廛郊野受田之地爲差是謂國服夫操奇贏權子母市井之所爲也豈聖人立制而宜有此且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而計其贏餘以入息此王莽之亂政也而據以釋聖經其誣經也實甚乃千載之下有王安石者過信其說青苗之害至不可勝言於是論者羣起而攻周禮斷爲末世瀆亂之書而爲之辨者則以爲此不善用周禮之故非周禮之失而或則

謂其法可行於井田封建之時不可行於後世或則謂注家之誤園服爲息只是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不知其皆非也王者以天下爲家沾沾焉以物貸民而取其息非獨病民亦傷國體竊以本經詳之泉府之職屬於司市司市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故泉府文中備詳斂賒之法是民之於官但有賒而無貸也則此一節乃指民間之稱貸者而言若以爲官之貸之則上文於賒言凡賒者此亦當云凡貸者而別而言之曰凡民之貸知其爲民間相貸之事卽小宰之所謂稱責也泉府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杜他日之爭訟而所以辨而授之之法則秋官朝士職

有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爲辨蓋卽泉府與其有司所辨而授之者而小宰言聽稱責以傳別別亦辨也且朝士之下文又云凡民同貨財者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國法卽此之所謂國服蓋有無相通庶民之常無息則富者多吝故以國服爲之息使其樂於出借而民之緩急有所濟犯令謂取息浮於國服者漢時加責取息坐臧如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之類皆有程限則國服國法同是一制雖於經無明文可證大抵歲取什一如國取民之事不得有逾而其政掌之於泉府者以泉府近市而主斂賖賖與貸事同

一類也然則周禮本自無誤鄭氏誤解於前王氏乃誤行於後而諸儒之攻而辨之者亦皆誤已

市之設官雖衆大抵皆以杜姦欺故司市之職首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人聚於此情僞易滋則雖一貿易之區而所以治之者隱然兼五官之所有事也其曰以次叙分地而經市卽內宰所謂設其次置其叙及本經所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爲市販夫販婦爲主使各以其地各以其時而攙越紊雜之弊不行矣曰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卽肆長所謂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邇則名實相稱美惡校然而

巧詐抵換之弊不行矣曰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即本經所謂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則奇衺無益者不作而虛耗之弊絕矣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即本經所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則有無懋遷以相通而居奇之弊絕矣曰以度量成賈而徵儥即賈師所謂展其成而奠其價則雖有乘人之急囤物之乏而欲騰踴者無所施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即質人所謂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則雖欲以無為有以寡為多而憑券書焉無所爭曰以賈民禁偽而除詐即胥師所云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則雖欲以苦為良以偽和真而有所怵焉自無或敢至於市之所在寇攘

姦宄多襍處於其中則二肆而設一胥執鞭度以巡禦其不正者五肆而設一司稽搏其不物者執盜賊以徇且刑之十肆而設一司虣禁鬬囂者與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於市者不可禁即搏而戮之則句奪攘竊强梁無賴之輩胥無所容所謂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者此也若其所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固以便民而民之欲買者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則彼姦民猾商欲乘時轉販以規厚利者亦無所售其技凡皆以去其爲害於市者而民乃獲市之利故設官分職不厭其周詳至於官之主斂市入

者僅廛人一職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而已然且所斂市之征布其入於泉府也鄭用以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待不時而買者曷嘗以市為利乎四明萬氏作周官辨非徒見夫司市以下大夫士有三十餘員而府史胥徒且多至數百遂以市有虎訊之其亦未細考經文深思其義而逞其一偏之見以横加掊擊也歟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注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

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今案貨賄雖可通稱而受藏之府與受用之府要必有辨據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與外府之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小用者相對正是受用之府非受藏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此是會計之官與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相對亦非所謂受用之府也葢太府之屬有三府內府外府皆掌邦用而一主其大一主其小其受藏之府則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

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又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
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其所共王之用者好賜而已於邦
用無與則玊受藏之府也受用之府二而受藏之府一足
見用之多而藏之少故天下皆服其取之公矣至玉府所
云凡王之獻鄭注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
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引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爲證焉昭
等復以禮記有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之文而諸侯之中
有二王之後明其得以稱獻然以上獻下究屬牽强飲酒
之獻與此亦殊葢此王字指王事猶詩所云莫敢不來王
國語所云荒服終王者非天子之王也考大行人侯服歲

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此爲四方之幣獻入之於內府者其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貴爲摯此所謂世一見卽國語之所謂王鄭氏箋詩云世見曰王是也因來王而以其寶貴爲摯故曰王之獻以非常有之物故入於玉府而藏之然則注疏謂王獻諸侯者固於事理有乖卽謂諸侯所獻亦當言獻於王不得云王之獻況四方之幣獻既入內府又胡爲而入玉府耶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凡用粟春頒而秋

斂之此卽後世常平社倉之所昉其日以質劑致民用契券爲憑杜冒濫也曰平頒其興積用戶口爲準無偏頗多少也曰施其惠者給口糧以濟目前之食也曰散其利者給籽種以興嗣歲之謀也而總之曰而均其政令則地有遠近時有早晩人戶有差等收穫有分數要必權輕重審緩急其政令一出於均而民乃受其實惠也自鄭氏注均其政令謂皆以國服爲之息而常平之法遂變爲青苗貸民取息皆藉口於此王安石更以平頒爲不問其所欲者而槩與之經術不明禍乃及於人國後之論者安能不追咎於通德之儒而道聽塗說者流且極口詆排竟欲使元

公任其過亦嘗取經文而深繹之也乎

三禮陳數求義卷五

候官 林喬蔭 學

職官

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周禮考之卿止有六而大夫十倍有餘士且百倍其數不合故鄭氏注爲夏制以明堂位言夏后氏官百此共一百二十約畧相當然昏義亦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首揭六官正與周禮之六官合則固不得以夏制爲言又匠人職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嬪旣見周禮則九卿亦是

周制鄭氏以三孤及六卿當之然昏義既言六官又言九卿是九卿亦不得并六官爲數且匠人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氏但云分國之職夫六官既分治六職其三孤所治三職又是何物究不可解竊考周禮一書全以尙書周官一篇爲根柢故其書本名爲周官經而三公三孤獨不見焉或以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六鄉有三公是三公之職然此乃三公之兼職如周召分陜爲二伯之類若以爲專職則三公之尊反屬於司徒無是理也深求其故乃知王制昏義所言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者皆就三公之屬而言葢周禮每篇之首皆言設官

分職謂所設六官之屬皆分司其職者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直是合衆職以爲職而不名一職唐虞之所謂百揆後世之所謂丞相（太宰只如吏部尚書不是宰相）既不以一職名故不見於周禮而其官之屬則皆倍以三卿之九也大夫之二十七也士之八十一也皆屬於三公者也且士有上中下三等而此之八十一人皆上士則大夫亦有三等而此二十七人當爲上大夫故周禮六官之長皆卿其貳皆中大夫其考皆下大夫通經不見上大夫之名說者據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爲解然王制既明言諸侯則不足以證天子之制考外朝之位三公在

前面對天子其尊在六卿之上故其屬官亦視六卿加殊
六官之佐爲中大夫而此則卿六官之考爲下大夫而此
則上大夫六官之殷爲三等之士而此則皆上士凡以特
著其優崇然三孤既爲三公之貳而何以昏義王制所述
三公之下直爲九卿不復見三孤之目者葢同官之中各
有其長士之長爲上士大夫之長爲上大夫則卿之中亦
有其長而爲上卿者以九卿之中長者三人爲三孤名之
曰孤正以其於同儕之中特然孤出非別設一官於公之
下卿之上故其朝位與諸侯之爲上公者相對其贄以皮
帛皆異於列卿而典命則三公八命之下卽曰卿六命不

見孤之命數明孤之爲上卿雖長於卿而命仍與卿同則記之止及九卿不別言三孤者亦同此義由此言之周禮之六官猶今之六部其異者今院寺府監等官不分隸於部耳三公之屬猶今之內閣九卿如內閣學士二十七大夫如侍讀學士八十一元士如侍讀而紛紛之論或以三公止是虛銜無職事無官屬或則又謂周禮爲未成之書故有所兆及者皆由誤認天官太宰爲宰相故皆不能得其實也

三公以宰相兼領六鄉故地官序官曰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屬於朝稱三公屬於鄉則稱鄉老謂之老者曲禮言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是也後此方叔以元老

治中鄉之師而管仲作內政制國爲二十一鄉高子國子各率其五鄉有周初遺意令府尹之外別以尚書或乃以一人兼府尹正與古合爲鄉老非在朝三公以致仕者爲之考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明州長是其屬吏百姓卽所統六鄉之民故皆從三公之位且致仕之臣無常額安得云每鄉則公一人乎若鄉大夫則經云每鄉卿一人六鄉共六卿此於天地四時之外別置之者或以爲卽以六官兼之亦非葢三公得兼鄉老者以鄉老無專職惟及鄉大夫帥其吏而禮賓賢能以獻其書於上而以五物詢衆庶而已若鄉大夫則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受敎法於司徒職

任既專而為司徒之所屬知其非六官之長所得兼攝若匠人所云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者葢自六鄉而外合六遂公邑之地而九分之以一卿領其一分猶三公兼領六鄉之義也

王制述侯國官制頗似難解據其首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侯國但有卿及下大夫而已而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則卿之外又別有上大夫也其言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則小國無三卿矣而又曰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小國又有三卿也且其言大國次國

小國皆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則固無中下之士矣而又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又有中士下士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爲有上大夫者是就下大夫之中分上下二等其中士下士亦是就上士之中分之然三卿可分三等以大夫士皆有三等不宜卿獨無也上士之分三等已屬附會顧猶可以爲說以上士有二十七人三分之而一等各爲九人若下大夫則但有五人何以分爲二等將二人半爲一等乎至其注小國二卿則以爲小國亦有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既疑其文之有譌脫又疑或者見畿內之國二卿夫此之大國

次國並指畿外之侯封不應於小國獨舉畿內至以爲文有譌脫是與吳幼清徐伯魯輩疑爲錯簡欲移之於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者何殊無稽之言亦無聊之解也嘗卽前後經文反覆繹之知其並無譌脫而其義且井然自有條理恭所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以及次國小國卿異而大夫士之數皆同其文正繼於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下彼是言王朝三公之屬則此之所言亦卽從王朝之三公推之故下文卽又繼之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方伯之國卽大國也三監卽大國之三卿命於天

子者命於天子即是天子使之其爵以王之大夫典命王之大夫四命上公之孤亦四命則此之三監既是大國之三卿亦即上公之三孤矣然典命止言上公之孤則安知其非一人而必爲三人者以燕禮及大射儀皆侯國之禮而皆有諸公之位在卿大夫上注以大國之孤釋之然稱之曰諸公則所謂公者固不止一人矣且以左傳證之文公六年宣子始爲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是大國之孤非止一人而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爲太傅則又孤之命於天子之事也若次國則亦有三卿而天子之所命者二晉爲侯爵是次國故止見二

孤而齊使管仲平戎於周王饗以上卿之禮管仲辭以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二守卽天子所命之二卿其一卿命於其君者雖不得謂之孤然亦與天子所命之二卿同聽國政謂之曰宰聘禮所云宰命司馬戒衆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是也亦稱太宰曾子問言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而左傳魯之羽父名見於經既已爲卿復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則太宰在卿之上可知又鄭之子皮方執政爲上卿鄭謚曰武請於冢宰卽指子皮而楚以蔿敖爲宰齊桓公使鮑叔爲宰皆是執政之稱則一卿之命於其君者雖無孤之國命而固與

大國之卿同爲三命與其二卿同執國政則亦同爲其國之監故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監不言數亦不分大國次國小國則其爲通稱審矣是以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不必爲天子所使而此二卿共執國政則亦太宰職之所謂監也其命數雖降於次國僅爲再命而亦掌於典命則亦天子之吏也且此三等侯國卿之數不同而其佐皆下大夫五人其屬皆上士二十七人而皆不置中士下士猶王之三公之屬止有元士也若夫章首所言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則倣王朝六官之制六官之正爲卿而侯國以上大夫爲之且

止有其三司徒也司馬也司空也太宰職所謂設其參者也其佐以五大夫六卿之佐各二人故曰立其貳此三官之佐各五人故曰傳其伍而其殷則兼有三等之士但王朝之官皆差以倍侯國皆差以參故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若上士一則中士三而下士六云其有者正以別於三監之下但有元士無中下也茍以其有是或有或無之辭則章首之敘官不宜以中下士與上下大夫並列爲五等矣然同爵之中又各以上中下分爲三等據左傳杜洩之言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南遺以冢卿稱季孫則司徒爲上司馬爲中司

空爲下矣大夫本有上中下三等侯國旣以上大夫爲卿則其中大夫遂進而爲上大夫而與下大夫僅爲二等然此以中大夫進而爲上大夫則亦以其爲上大夫也而稱之曰小卿大射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三卿之長一人三卿之下者亦止一人今其位在賓西與卿不屬而又云東上則不止一人是小卿別於下卿乃上大夫之亞於卿者也又云大夫之席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北上則大夫亦不止於五是以尙書牧誓立政並於司徒司馬司空之下繼以亞旅而左傳成公賜晉司馬司空以一命之服亦並及亞旅亞卽中大夫之進爲上大夫稱小卿者

旅則衆大夫也獨是小卿及衆大夫皆侯國自置之官非
若監與三卿五大夫出於王朝之所立所設所傳則其命
數亦但係於已國之君而不達於天子故其命數並須以
次而加不若典命所稱掌於王朝者一成不易無所增減
也觀左傳昭十二年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後更受三命
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
命郤缺爲卿晉魯皆次國而皆有再命及一命之卿與典
命所言卿皆三命不同者此爲其君之所自命不達於王
朝也而韓朔以上軍大夫獻捷於周王曰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則亦謂其君之所自

置者命數不掌於典命也然雖不掌於典命隨其君之以次而加而又不得以無制故王制特著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大抵視典命所言皆降一等明其爲侯國之君所自命者故與典命不同而極上不得過三則正避於典命所立之等以別公私內外之差也至於司徒司馬司空爲王朝太宰所設之參三等侯國皆然無多寡之異而三卿既自有上中下之差則國等亦因以有別故次國上卿之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則上卿之位當次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皆遞降一等而再以其數

推之則大國之上卿當次國之君次國之上卿亦可當小國之君是以左傳載叔孫婼之言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由此言之王制之言與周禮正合安得謂其文有誤脫亦安得謂畿內畿外與夫夏殷周之各異也哉

曾子問言諸侯朝於天子及諸侯相見皆命國家之五官而後行先儒以五官即五大夫然五大夫皆三卿之佐不宜舍其長而專命其佐案左傳列國之卿司徒司馬司空而外多有司寇而魯又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即曾子問言君薨世子生之禮亦有大宗之名大宗即宗伯然則司寇宗伯即中大夫之進而爲上大夫者爲之大射儀之所謂

小卿尙書之所謂亞者也并三卿爲五五官之義蓋是如此

小宰職言六官之屬皆各六十鄭注謂合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是也然以經考之天官六十三職地官七十九職春官七十一職夏官七十職秋官六十六職分之皆不止六十合之則五官已有三百四十九加冬官且四百餘矣解者皆謂其屬六十之語止是約舉成數而已而或遂因五官有溢額删取之以補冬官實則皆誤也蓋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之類皆職之隸於六官者非六官之屬考六官敘官之首皆特揭曰某官之屬而

其官之正卿一人貳以中大夫二人則一卿二大夫卽其官之長貳如後世六部之尙書侍郎矣此下乃是其官之屬六官各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之各有六十人六官則三百六十其數正合而所謂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者長非指卿與中大夫葢下大夫爲上士之長上士爲中士之長中士爲下士之長也小事不從其長徑達於卿與中大夫之爲正貳者注以長爲各職之長以專達爲自專行事亦非其義

周禮設官先儒多病其過於繁冗今考其數之最多者莫如鄉遂之吏然實爲周公致太平之基葢起於五家成於

萬二千五百家層累而上一氣貫通其中天時地利物力民情莫不洞徹而無虞扞格故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若不如是之多則視聽疎畧勢位濶遠必有隔絕而弗通者矣且所有鄉遂之吏皆不過就其鄉之中擇有德行道藝者使各治其鄉之事則雖有爵等而不必為王朝特設之官雖多固無妨也若其他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幂人閽人寺人內豎內司服縫人舂人饎人稾人守祧皆奄之無爵者又若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之爲賈人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之爲俘奴圉師圉人之爲廝養以及方相氏之爲狂夫瞽矇之爲瞽者眡瞭之爲

緉氏皆無爵命雖有其職不過如庶人在官之類至於射鳥氏羅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萍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此諸職雖以下士爲之然以氏爲稱類皆世習其事者姑以下士祿之而不必皆有所用然且周召以師保兼冢宰蘇忿生以三公兼司寇則其他小者亦當有兼攝以爲之是員額雖多固可無憂其冗濫也

后之尊配王故王有三公后則有三夫人三公之屬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夫人之屬則亦有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且王官三公之外有六官以分治

六職則后宮三夫人之外亦有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以分治六宮之職內外之官兩相匹對昏義之文本無可疑惟因三夫人之名不見於周禮而天官序官九嬪以下皆無其數且世婦既見天官而春官復載故諸儒多生疑義然考酒正職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豫人職又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猶之三公之職不見於經而其命數朝位未嘗不見於他官特以其總衆職非分職者故不之及三夫人與三公之例一也惟是后雖匹王而其事稍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屬之所掌亦皆總會庶政而不得以其一職獨見若女官則祗三夫人總

舉內職以佐王后而其下皆各有婦職婦職卽其職也故九卿以下不屬於太宰而九嬪以下太宰得而檢察之六官之卿大夫士各自爲職而六宮之卿大夫士則統爲禮事而屬於春官且六官每官卿一人而六宮則每宮卿二人陽奇陰耦之義也六官之貳皆中大夫六宮之貳則下大夫六官之考皆下大夫六宮之考則中士天尊地卑之義也六官之殷有三等士輔有一百五十八人而六宮無殷輔止二十人則外治繁而內治簡之故也是王與后之異也然九嬪以下之職太宰雖得考之而其官本非太宰之屬故序官不具其數以其屬於三夫人者與三公之屬一

例則是后與王之無異也先儒不明其故以爲世婦以下有婦德充之無則闕然旄人舞者衆寡無數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序官之例皆明著其故則此之不具其數亦當如注之說正言之不宜但有其名直等於夏五郭公之闕文也且九嬪明是九人曷不曰嬪九人而但稱九嬪乎若春官之世婦與天官世婦名同寔異猶女御之名既列世婦之下而內司服縫人等職又各有女御以爲之屬則春官之世婦葢亦選有婦德之人充之使分治六宮之事乃賈疏以爲此卿大夫士並是奄人夫奄之得命爲士者僅見內小臣之四人葢賢而爲之長者然

數止四人爵止上士而巳審如賈說則此輩之得列爲卿大夫士者合六宮有數十人是宦官之禍周禮實爲之濫觴矣柯氏尚遷謂以內外宗之有齒德者爲之然外朝命婦入王宮之事既於事理有乖而舍其從夫之爵別署卿大夫士亦爲無據近儒或以此與天官之世婦同是一職而兩見者是周禮爲草本未及歸併之故此吳江沈氏彤之說然他職並無複出何獨於此留罅隙以滋後人之疑亦屬無稽之言至若九嬪職所云各帥其屬以時御敘於王所女御職亦云掌御敘於王之燕寢夫御而曰敘正易所謂貫魚之義家語嘗夕之說亦是此意所以廣螽斯之仁而杜

綠衣之漸也御者侍也使之分夕而侍於王所耳後人誤認爲御幸之御於是疑鄭注之誕并及昏義曲禮以爲王宮女寵之多夫關雎麟趾詩美之矣而褒妲止以一人則蠱王心而敗王度者固不在人數之多寡况六宫以及三夫人之屬統而計之不過二百四人佐王后以治內政亦奚爲不可備其數也哉

地官司祿之經亡故授官制祿之法無攷歐陽永叔因謂其設官太多田祿不足以給後儒亦俱以爲疑近吳江沈氏作周官祿田考以官與田相較不唯適足且有餘以供他用其說甚爲詳核然猶有仍前人之誤而未盡合者二

公之屬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旣見於王制昏
義則自是周制而三孤卽九卿之長固可無庸别見后宫
之官夫人視三公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元士宜
增備其數於周禮諸官之外至其祿皆取於公田是不知
徹法貢助並用但當統計王畿百萬井什一之入爲十萬
井以之賦祿不必定皆出於公田也且就其所考之數一
命之士所食廩祿僅等鄉遂之民而庶人在官者竟不得
與編氓同仰事俯育無别亦不均矣若夫制田去山林等
三分之一又通不易一易再易之率以二夫當一夫亦是
沿汪疏舊說之誤而昧於小司徒井牧之法雖其所考職

官及府史胥徒之數𧦬馬氏通考爲詳今畧因而訂正之除見於經不可周知其數及本無爵數者不論其有常數具於經并經所不見而可推以得者天子之官公三人卿二十人本十一今補三公之屬上大夫二十七人本無今補中大夫六十八人下大夫二百六十九人上士一千二百二十一人補八十一人中士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八人其公邑之吏約爲百縣則上士之爲縣正者一百人中士之爲鄙師者五百人下士之爲酇長者二千五百人此天子之官之有爵命者也其有職無命之士奄四十九人寺人五人內豎十人鄰長一萬五千人瞽矇三百人眡

䠊三百人狂夫四人圉師六百十二人圉人二千五百九十二人五隸六百人及公邑之爲里宰者一萬人爲鄰長者五萬人總計七萬九千四百七十二人其庶人在官者府四百五十五人史一千零一十一人胥九百五十四人徒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人及給事於官與府史胥徒異名而相類者賈六十四人工一百三十人舞者十六人虎士八百人馬醫四人總計一萬七千二百一十二人此天子之士無命統與庶人在官一例者也其后宮之官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又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六宮則十二人下大夫每宮四人六宮則二

十四人中士每宫八人六宫則四十八人總計二百零四人后宫給事之女庶人及女官無命者女祝四人女史二十人女御十人女府十二人女酒三十人女漿十五人女籩十人女醢二十人女醯二十人女鹽二十人女冪十人女工八十人女舂抌二人女饎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八奄則十六人女祧每廟二人七廟則十四人奚共八百八十五人總計一千一百七十六人然后宫之官屬雖各揚其職而非若外廷之吏有家室祭祀賓客喪紀之用則其稍食之米掌諸廪人而舍人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內宰均之歲終與其財用而並會不必別給以祿其給以祿者

惟外廷之吏據小宰職云聽祿位以禮命是凡外廷之吏授祿一以命數爲差蓋小司徒之井牧田野分爲六等而典命所掌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有上中下知其爲三命再命一命亦爲六等二者相配則八命者食都六命者食縣四命者食甸三命者食邱再命者食邑一命者食井其無命之士與庶人在官者蓋皆與農民同五人而食一井也夫先王之世在野者皆授之田使食其力在朝者皆給之祿以代其耕然亦有在朝授田而不給祿者其道有二一則鄉遂之官皆就其鄉之中擇賢能者爲之是自族師以下皆屬農民因其賢而予以爵使各治其鄉之

人卽倍授其田以爲之祿其人或躬耕或任閒民以代要不過自食其田之入鄉遂如此郊野公邑之吏亦然可知其上士食一邱中士食一邑下士食一井而六遂之鄰長與公邑之里宰以下無命之士所食之祿亦授以田不必其須自朝廷更可知矣此載師之所謂士田者也一則公卿大夫各有采地使自食其租稅記所謂家富不過百乘者公之封爲大都卿之封爲小都大夫之封爲家邑而其所食皆四分之一則公食一都卿食一縣大夫食一甸亦自食其田不必爲朝廷之旣稟如是則朝廷所須之祿惟上中下三等之士分治庶職者及庶人在官供役之輩而

已今以其數核之上士除鄉遂公邑之吏外存三百二十一人人食一十六井則一千九百三十六井中士除鄉遂公邑外存七百四十六人人食四井則二千九百八十四井下士除鄉遂公邑外存一千四百九十八人人食一井則一千四百九十八井共六千四百一十八井其無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亦除鄉遂公邑外存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四人以五人而食一井計之則四千三百三十六井有奇總計須祿於朝者所食之數爲一萬七百五十餘井五官之屬既明雖冬官闕不可考大概不過益其五分之一王畿千里地居百同以封采地不過爲大都者三爲小都

者二十爲家邑者三百六十四於千里百萬井中除去三十萬有奇餘存六十九萬餘井貢助並用每十而取一是王之所入有六萬九千餘井益以公卿大夫采地皆四之一食其三分什一之稅亦歸於王更有二萬七千餘井以之祿在廷之吏給宮中之稍食且充然有餘復奚憂其不給哉

太宰職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長注謂公卿大夫兩謂兩卿伍謂五大夫賈疏據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以下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

并言大夫者以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吳江沈氏非之謂在公則兩爲卿伍爲大夫殷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伍爲上士殷爲下士在大夫則兩爲上士伍爲下士因引春秋傳蔡仲爲周公卿士瑕禽爲王卿士伯輿之大夫爲證然此旣是公卿則不足以爲大夫之據且左傳所載大夫皆爲卿王制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是其所有家臣皆非大夫之家臣卽孔子爲司寇而使原思爲宰司寇亦卿也況大宗伯云五命賜則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卽此大夫四命無則故秋官

但有都則不見家則然則經之言都鄙者止是小都大都

公卿之采地若大夫采地則不謂之都而謂之家邑經凡

言都家言都邑乃兼大夫此施則都鄙亦正指公卿爲言

賈氏之説爲是葢立其兩設其伍出於王之命之故謂之

賜官若大夫雖亦自置家臣而非王之賜之則各不達於

天子祇爲已之私屬亦不必備兩與伍之數也

周禮六官卿爲之長貳以中大夫而下大夫之爲宰夫鄉

師肆師士師諸職者是太宰之所謂考而宰夫之所謂司

也其下則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轉相副

貳太宰謂之殷宰夫謂之旅天地春秋四官皆止著其爵

不著其官之名亦止於序官中舉其數本經不復見其所
掌之職唯夏官則上士八人爲輿司馬中士十六人爲行
司馬獨著其官之名又具其職於本經之文視四官爲異
賈疏謂軍事重故特生别名然具其名又曷爲兼詳其職
乎蓋四官之爲上士中士者卽是副貳乎其考則其職任
與其考同故統與旅下士並列而不必别爲之名别詳其
職而夏官軍司馬旣爲之考統掌兵事然兵有兩等一爲
車兵一爲徒卒車兵曰輿徒卒曰行此二士者分司其事
則不得不别其名亦不得不詳其職也以此推之車徒旣
各有專司則縣師職所云受法於司馬會其車人之卒伍

及稍人職所云以縣師之法而令即乘之政令者其詳必具於此二官之文惜其亡逸不可復見而田穰苴乃據其傳聞附以已意爲之其不足信也明矣

三禮陳數求義卷六

候官　林喬蔭　學

學校

成周學校之制散見於毛詩周禮禮記孟子諸書名既不同而五學四學之數復異又有大小之别鄉國之分故自漢以下言人人殊嘗考周禮一書言教事甚悉而其學之制僅一見於大司樂之文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文王世子亦云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則成均自是國學之正者其謂之成均者何樂之奏曲一終曰一成律之旋宫一周曰一均古教人之法

典於詩立於禮而終成之以樂故大司樂爲學官之長佐以樂師而其所學之地即以樂之爲成爲均者名之周又兼用三代於虞取上庠於夏取東序於殷取瞽宗庠以養而尙齒序以射而尙功瞽宗則禮樂之義瞽者樂官宗者禮官也鄭司農釋瞽宗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此因樂祖祭於瞽宗故專以樂人爲言然文王世子有云禮在瞽宗案虞書伯夷典禮作秩宗周之春官掌禮名以宗伯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是歷代皆以宗官司國之禮則瞽爲樂官宗爲禮官殷學命名蓋取諸此三者與成均並建爲四是以祭義言天子設四學若夫辟廱之名則前代所未嘗有者文王始立靈臺辟廱詩人稱美有於樂辟廱之咏武王

遷鎬因之又有鎬京辟廱之文蓋周未得天下之先所特
剏者後遂以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同之猶之太王初立
臯門應門而後遂以爲天子之門是以王制云天子曰辟
廱亦正據周制爲言辟廱既是與朝所特剏則其位當居
中故大戴禮保傅篇所引學禮有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
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帝入中學凡爲五學對小學言之五
者皆稱大學對四學言之則中學又獨稱大學蓋東南西
北四學爲國子肄業之所中之辟廱乃天子所居非學者
之宮易傳太初篇所謂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者
是也易傳太初篇云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蔡邕明堂論引之

又引大戴保傅之文曰與易傳同則此亦宜有四學并其中之太學而五乃止有三者秦氏謂有夜入北學四字傳寫脫當是之中學既爲天子所自學雖太子亦不得與故祭義就世子齒學而言止云四學而文王世子一篇亦是教世子及學士之法所以成均上庠東序瞽宗四者並見獨不及中之辟廱惟大戴言天子入學之禮則詳列五學且詩文王有聲篇云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據稱鎬京乃正言武王有天下之後辟廱之事即大戴所謂帝入太學承師問道者東西南北之人即成均上庠東序瞽宗之士自其所學之宮而來觀禮於此也至五學之地所在雖無明文可考而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旣對小學而言五者皆是大學則皆在於郊又言虞庠在國之西郊東序明係以東故特言虞庠在西見其相對瞽宗葢在於北而南面之郊則近者爲辟廱遠者爲成均辯詩說謂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殆非無據以其成均在外辟廱在內則辟廱卽謂之中學矣若諸侯之國則王制云諸侯曰頖宮魯頌思樂泮水序卽以僖公能修頖宮釋之而孔氏正義言諸侯止立時王一學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立三代之學此據明堂位以魯有四學是成王賡魯之意文王世子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則五等之國皆有東序不待賜也但

列邦無文可證而魯既立四學則頖宮居中爲公所自學者西米廩東東序北瞽宗以居學士而闕其南之成均避天子焉其在民閒則學記云家有塾據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家皆有門故家皆有塾以爲子弟習學之所鄭注乃云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申之云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於塾此卽尚書大傳所述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既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

皆歸夕亦如之其說固有所本葢古者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邑卽四井之邑以居二十五家之民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里門說文所謂閭里之門是也既有門則亦有門側之塾春時東作坐上老庶老於此以課之耕西成之後則坐父師少師於此以課之學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于邑亦卽二十五家之邑是里有里塾閭有閭塾然學記所言家有塾則自指一家而言非二十五家之塾而可謂家之塾也葢內則言十年出就外傅外傅卽里閭之師而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則皆其父兄自敎其教之所卽家之門側之塾也黨有庠者五百

家爲黨於此建庠孟子曰庠者養也取養老爲義故大夫士飲酒以明齒讓者於此行之鄉飲酒禮所謂迎賓於庠門之外者卽此而弟子使之與執事以習知尙齒之義焉術有序者據管子度地篇云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雖以百家爲里萬家爲州與周禮不合然其名俱有所因且字從行爲義蓋如衢術之類故月令亦有審端徑術之語則是以千家之聚爲術而於此建序孟子曰序者射也故大夫士相與習射而卽使其弟子爲三耦以習之鄭氏注改術爲遂陳氏又改術爲州皆拘於周禮之故不知周禮固未嘗言遂必有序亦並未嘗言黨之有庠也至於

鄉則學記無文惟左傳有鄭人遊於鄉校以毀執政之語意六鄉之學名校而近儒蔡氏德晉據何休中里爲校室之說以爲里屬於縣鄙是縣鄙之學名校鄭之始封本在西都畿內故猶以六遂中縣鄙之學名其鄉學然孟子言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校對學而言學是國學則校自是鄉校鄉萬二千五百家而設校遂亦萬二千五百家亦當設校矣但孟子又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以王制內則明堂位證之當云夏曰序虞曰庠而周既以校爲鄉學亦當云周曰校今乃反之者意鄉中學徒遞進之序自庠而升於序自序而升於校校最上而序次之庠又次之因誤

以為時代之差校最古序次之而庠最近歟若夫大小之分則天子之學有大小諸侯之學亦有大小國學有大小鄉學亦有大小蓋以入學之年分為天子小學為門闈之學師氏保氏掌之闈學在宮中門學在虎門之左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其宮中之闈學亦當與天子同惟其小學在近地故八歲而即可入惟大學在郊故必十五而後入鄉學則家與閭里之塾為小而黨庠術序鄉校皆其大也自鄭康成注王制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然虞庠以養庶老而經明言大學在郊又言虞庠在國之西郊何以解之於是同一王制不得不強分為殷周之

異而後之爲說者狃於故見於文王世子所云書在上庠如其即虞庠也而必指之爲小學則以春夏干戈秋冬羽籥皆於東序是據升於大學者言之而學禮瞽宗學書上庠並是小學如孔氏正義所說者然干戈羽籥何以爲大禮與詩何以爲小究不可解陳用之又强爲之辭以爲學者之事始於書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樂之成其次序則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由瞽宗之禮而成以東序之樂然經固云秋學禮冬讀書矣以一人言之秋已進之冬復退之有是理乎泰氏逼考則又分上庠與虞庠爲二意以虞庠是小學上庠是大學周立虞氏之上庠於國又

立虞氏之下庠於郊云上庠者別於西郊之下庠不知經但稱曰虞庠何見其必爲下且王制曰虞庠文王世子曰上庠猶之王制曰東膠文王世子曰東序實無二地所以別而言之者特因上文方言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此不可復云上庠致人疑於別有下庠故以虞庠爲辭猶上文言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故下即不復云東序而易之爲東膠今不疑東膠之非東序而必謂虞庠之非上庠遂於大學在郊之文不得不曲徇鄭氏無稽之說定爲殷制矣然其致誤之始則實由注疏以養庶老爲小學之故究之注疏亦自不可通如詩靈臺疏則以虞庠爲辟廱而辟廱

且爲小學矣王制注以成均爲虞庠而成均亦爲小學矣
祭義注以四學爲四郊之虞庠則四學皆小學而虞庠且
徧四郊不止西郊矣毋乃如亂絲之愈治而愈棼歟
陳氏禮書謂周之辟廱卽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
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據此是并小學數
之方有四學而大學則但有三與記言天子設四學者不
合劉原父謂周人立四代之學是一處並建辟廱最居中
北爲有虞氏之學東爲夏后氏之學西爲殷人之學然周
禮及文王世子皆言成均何以遺之且大戴所引學禮賈
誼亦嘗述之明是古之學禮後世亡其書而漢初尙存者

非二人所能臆造也有東西南北而又有中學爲五安得謂止有四乎陸農師鄭剛中之說以辟廱居中而成均上庠瞽宗東序分居四面爲四學是矣然謂瞽宗居西則亦沿前儒之誤夫前儒之並以瞽宗爲在西者祇緣大司樂職有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而祭義又有祀先賢於西學之語故爲此說不知瞽宗所祭者樂祖卽其生而教學之人而先賢乃通指先代賢人不專樂祖則西學所祀不必卽瞽宗所祀是以瞽宗爲西學原無確據豈若虞庠在國之西郊經固有明文之足信也哉

辟廱之名據鄭康成云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白虎通云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道治廱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然毛公詩傳在諸書之先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孔氏疏之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邱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邱言之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是則辟廱直因其形制而得名故三輔黃圖亦云辟廱如璧之圓壅之以水象敎化流行卽白虎通亦幷有辟者象璧圓以法天廱者壅之以水欲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之語是舊說並無所取於明和之

義葢古文辟與璧通而廱字从广下雝广者象對刺高屋之形雝又通作邕四方有水爲邕辟廱之制四面有水而屋冐其上故字爲廱後世或更爲雍然說文並無雍字雍和之雍古亦作邕則辟廱之字卽省其上广當爲邕或別爲雝詩振鷺毛傳云雝澤也終不得爲雍也

五經異義戴韓詩說辟廱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許愼以爲皆無明文無以正之而盧植注禮記則直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

處蔡邕月令論亦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實一也穎子容春秋釋例又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凡此諸儒皆以辟廱與太廟明堂靈臺爲一處惟鄭康成袁準深辨其非然大雅靈臺之詩咏靈臺而即及辟廱鄭氏亦謂是二者同處在郊而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

廱又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其書雖不立於學官然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去古未遠卽傳聞亦有所受則諸儒援以爲說固自有因竊嘗推尋其由蓋辟廱靈臺明堂皆周家特剏之制而時有先後文王作邑於豐始立靈臺辟廱豐宇亦作酆以灃水得名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灃水上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後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卽其處文王當時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但有物蕃界而樂其中之鳥獸魚鼈遂名爲囿故孟子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詩卽

稱爲靈囿囿中有臺臺下有沼沼卽辟廱四面所周之水據三輔黃圖載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又載靈臺辟廱皆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則其爲同處確矣武王遷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昆明池北鎬陂是鄭康成言豐邑在豐水西鎬京在豐水東相去蓋二十五里尚書載伐商作洛皆步自宗周而往以其事告於豐廟而左傳載康有酆宮之朝是康王雖都鎬其受朝亦卽豐宮則西京之廟朝皆承豐邑之舊可知詩所賦鎬京辟廱蓋亦卽文王所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者以武王既有天下爲天子故繫之於鎬京以著其爲王者之制焉至周公營洛邑爲東都制

與西京畧異西京有七廟而東都則設明堂西京有五學而東都亦以辟廱爲天子所自學太學以處學士但其地與西京不同西京四學分布四郊而辟廱與靈臺同處與廟相遠東都則辟廱卽在明堂之外又於其東建東序一所以處學士謂之太學而無成均瞽宗虞庠故大戴所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有明堂外水曰辟廱之文又有太學明堂之東序之語此據東遷以後君於東都所爲辟廱太學如此而明堂本以宗祀文王東遷以後未立七廟卽以明堂爲太廟（別詳下卷）故大戴又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是七十子後學者據所傳聞之辭而諸儒因之遂有

辟廱靈臺明堂太廟同處之說不知東西二京皆有辟廱所以振鷺詩云於彼西雝特言西以别於東而西之辟廱與靈臺同處東之辟廱與明堂同處混而莫辨則諸儒之誤非大戴之失而孔穎達等乃斥大戴爲遺逸之書文多假託其盛德政穆所云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過矣至於辟廱之制度禮統言內如覆外如偃盤蔡邕言水廣二十四丈此無明文可考然就靈臺之詩繹之靈臺峙其中靈沼周其外毛傳釋謂水旋邱如璧邱土之高者積土四方而高爲臺則邱卽指臺言葢累土爲臺而臺之中央建屋爲堂臺下爲圓沼水四周環之指其臺稱靈臺指其中之

屋稱辟廱其廣狹之度據括地志云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西周之靈臺唐初尚存周回一百二十步以六尺為步計之臺圓面面一十八丈周制堂上度以筵筵長九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為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此宜畧同則其東西堂簷之外所餘之地有九丈九尺南北簷外所餘之地有十一丈七尺即謂之靈臺以觀望雲物此詩之所以咏靈臺而遂及辟廱也且不惟辟廱即在靈臺之上而諸侯之頖宮亦麗於臺案酈道元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

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此酈氏目驗得之是魯之頖宮亦卽建於臺上而臺下有水但不若辟廱之水四周耳然則周之辟廱於今雖無復故迹而其規模未嘗不可想見漢分辟廱靈臺爲二處左辟廱右靈臺殆失之未深考歟

後漢書翟酺傳載明帝時辟廱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廱皆宜兼存於是東漢之世以辟廱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爲博士弟子受業之所馬端臨非之謂不宜析爲二處今按周官掌成均之法而教國之

子弟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言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學士所學在此四處而並不在辟廱祭義言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亦無與於中學故易傳太初篇云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東都雖不立四學而大戴禮言明堂外水曰辟廱又言太學明堂之東序是亦辟廱為天子自學之所太學為學士肄業之所此太學對小學而言易傳所云太學乃對四學而言則漢之分為二處正合周法惟是漢以明堂辟廱靈臺為三廱則誤周西京之辟廱與靈臺同處學固即在臺之上東都之辟廱

與明堂雖同在一處而辟廱居明堂之外太學居明堂之東且靈臺以眺望明堂以祀以朝事義不同各有所爲不得遍爲一名也

頖宮本作泮宮以半水爲義葢天子辟廱水周之諸侯泮宮水繞其半耳其作頖宮者直因傳寫以聲同而誤然說文並無頖字鄭康成乃云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夫六書象形會意諧聲指事各有所取从半爲聲从頁何也其半水之制據說文云西南爲水東北爲墻鄭氏則云東西門以南通水而北無白虎通又云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今棻鄙

道元作水經注親歷洙泗之地得之目驗者云泮宮有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以此證之則說文爲得其實葢缺其兩面故爲半於天子如鄭說是止缺一面而白虎通又是三面皆無俱不得以爲半也至杜氏通典言魯郡古魯國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於上名爲泮宮戴埴鼠璞引之以泮宮與楚之渚宮晉之虒祁宮一類並非學名則何楷嘗辨之謂據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卽詩所云泮也雩乃此水本名以其爲泮宮池又名爲泮水水因宮得名而謂宮以水得名乎

大學小學以入學之年而分然諸儒所說入學之年亦異

案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學書計是十歲入小學也而尚書大傳云公卿之大子元

士大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

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大藏禮白虎通又謂王子八歲入小

學十五入大學彼此不同者葢天子之小學有門有闈蔡

邕明堂論所謂門闈之學者據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教

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虎門路寢門也是為門學

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帥其屬守王闈注闈宮中之巷門

爾雅亦云宮中之門謂之闈雜記言夫人奔喪入自闈門疏

以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釋之蓋路寢門以內宮中有衖為壼而壼之首為闈保氏之學在焉王子八歲先入於此保氏教之以六藝六儀十三乃出就虎門之學而師氏教之以三德三行是二者皆屬小學故統而言之云王子八歲入小學爾若公卿大夫士之子年方稚幼未能卽入天子之小學故十歲先就外傅學於閭里之塾適子至十三餘子至十五始入天子之小學然此所謂小學直是虎門之學蓋闈在宮中非所宜至且先已自學於塾至是而齒與王子相若則可同受師氏三德三行之教故於師氏特言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而保氏不及明其不與於闈學

也師氏所教者德行進於保氏之藝儀故師氏爲中大夫
佐以上士保氏爲下大夫佐以中士爵有差等且師氏之
學兼有國之貴遊子弟人數多故其所屬之胥徒亦倍於
保氏然適子居塾之日少則居小學之日多餘子居塾之
日多則居小學之日少而王子之入小學大學皆早登位
尊則責重責重則欲其速成此又其所以別也
門闈同是小學而教之術有淺深學之時有先後則成均
東序瞽宗虞庠四者雖同爲大學而所以爲學亦有次序
案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皆於東序又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而並不及成均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下文即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而並不及東序瞽宗虞庠則是凡入大學者先分教之於三處後乃合之於成均蓋亦視其學之淺深才之優劣以次進之故學記言古之教者比年入學中年考校由小成以至大成而文王世子言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即考校其淺深優劣之謂是四學皆大學而成均又大中之大者也此大司成之論說又謂之語

於郊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夫論說東序而謂之語於郊以東序亦在郊也論說即中年之考校將拔其尤者進而合之於成均故必取賢斂才焉以德以事以言所以考校之法而曰進曰舉曰揚則拔而進之於成均矣夫立德立功立言爲不朽之業而學之所以考課即用此三者以獎拔人才凡欲其志乎其大不以小成自囿也若三者並無足取而祇有其曲藝此即王制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是

也雖片長可錄未忍棄置則皆誓戒之使自奮於德事言以待於下次之論說及又語之時果三而有一三卽德事言三者乃進其等以其序謂就其所習之藝而授以官是進之於其等類又以其藝爲序猶春官言凡以神仕者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也然此雖以又語之時三而有一得遴錄用而其初之所習者本是曲藝記曰士先志是其志之已卑故王制言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而此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言雖三而有一不得拔進於成均但居於此郊學中侯官缺而代之名之曰郊人蓋其得拔進於成均者大

司成以禮賓待之猶鄉吏以禮禮賓賢能之義有取爵上尊之禮上尊者鬱鬯之酒郊特牲所謂黃目鬱氣之上尊者也賢士學成名立取類於鬱尊之芬芳條暢故禮之之時取爵而酌於上尊此郊人不得入成均則亦不得有取爵上尊之禮所以著貴德賤藝之意也由此言之四學固同爲大學而三學乃分教之所以成均總其成故周官特著成均之法三學雖分教國子而大司成之論說在東序則東序又總瞽宗虞庠之成故文王世子言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於東序蓋大學小學以入學之年齒長幼爲分而既入大學之後四學之次又以其所業之淺深

優劣爲序始之學禮於瞽宗讀書於上庠春誦夏弦並於瞽宗既而學干戈羽籥之舞則春夏秋冬皆於東序又既而德進事舉言揚則皆入成均矣既入成均即需次待用有官缺則代之教之有術考之有方進之有等用之有別此所以國學之士皆德行道藝之選也先儒於小學大學之義辨之不明而所以立此國學之故亦復不深究則何以爲語於郊何以爲德進事舉言揚何以爲三而有一何以爲郊人遠之於成均何以爲取爵於上尊其說遂多牽強而皆未能精覈矣

成周之選舉有兩途一由國學一由鄉學而國學鄉學中

其進用也亦各有兩途國學始由虎門之小學進而入虞庠瞽宗之大學又進而入東序於是大司成論說之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則皆進之於成均以待用曲藝之三而有一則仍居於郊以待用而不入成均此其異也鄉學之士一則三年大比興其賢能者直達於王其初由二十五家之塾遞進而入於鄉校又進而登於朝周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此如近代之制由童生而生員而舉人而進士矣一則從鄉學而進於國學王制所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此如近代之制選各學生員優者入國子監爲貢監生之類選士身仍在鄉學而名進於司徒得免其鄉之徭役則猶今在籍之貢監生不入監肄業者此所舉賢能及選造皆以德行道藝爲憑有諸心之謂德見之事之謂行文以言之謂道（道者所當由之路舉所當由之路以示人故道亦訓言）習其技之謂藝葢先王教人之法小學大學不外德行藝三者而德蘊於中非若行藝之可見故言爲心之聲而道爲德之表國學之取賢斂才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而

曲藝必皆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乃進其等然猶遠之於成均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朽之大業也藝特其末焉循然亦不可無故師氏保氏以及大司徒並以六藝與德行同教則遠之於成均者以明出鄉不與士齒之義而在其鄉則固齒於士是以鄉大夫州長黨正所書之考之察之者皆德行道藝四者並舉然則鄉學之士其以選造進者所有習於藝之人雖升於學亦遠之於成均可知矣先儒不知道之屬言則德行云者指師氏之三德三行大司徒之六德六行是已而六藝何以謂之道藝朱子云德者有德行者有行藝者有藝道乃識得德行藝之所以然則

是有道之人貫徹三者道當在德行藝之上且止言有道而卽可包德行藝矣又何以所書而考之者必分列四事哉竊謂此道字與師氏所云至德以爲道本保氏所云養國子以道者皆當屬言蓋有德者必有言故至德爲道之本而保氏之養國子以道卽審諭之以有德之言至其進於成均則教以樂語所謂興道諷誦言語童而習之以至於成則出言有章大遠乎鄙倍吐辭爲經皆中乎德音所以鄉學教士書而考之者於德行藝而并及乎道諸於郊者遂亦得於德進事舉之外繼以言揚德蘊於中故居首而措諸躬爲行發諸言爲道皆德之符緒餘乃徵諸藝不

謂之言而謂之道者言爲好秀之通稱道則眞有德之言而可不朽者由此觀之國學鄉學所以爲教所以爲舉均不外德行道藝四者而聖門之四科如之德行能立德者政事能立功者言語能立言者文學即通六藝之文者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周官以藝居末而四科亦最後文學矣至於師氏所教三德三行大司徒乃爲六德六行者師氏所教是小學爲成童以下大司徒則教大學之士故加詳焉若大司樂所教中和祇庸孝友則以其在學者又皆經東序論說所獎拔而進之人故其教之術因人而異如此然大司徒師氏皆教六藝而大司樂無之則曲藝

所以遠於成均之故亦從可知也已

掌教之官文王世子有小樂正大樂正大司成之名而周官無之鄭康成云小樂正樂師也則大樂正爲大司樂矣鄭又云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此以本經有父師司成之語故附會之考師氏所掌者虎門之小學耳與大學之東序無預何以得論說於東序卽如泰氏通考之言謂大學人數衆多故特設大司樂教之而仍令師氏兼焉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也夫六官之有聯事經皆詳之況總其大成則職任尤重豈得於師氏之職盡沒其文哉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意亦指大司樂之爲大樂正者言秦氏通考因之云所教四術詩則樂語是也樂則樂舞是也書與禮則大司樂未及焉大司樂主於論樂王制主於論教也二文相兼乃備然大司樂首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下即繼言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然後乃及作樂之事安得謂其專主論樂不主論教且如所言是周官之職必待王制以補其詳周公奚爲制此不備之文以滋人惑則王制之所謂樂正亦非即大司樂也蓋自虞廷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而孔子亦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

敎人之法均平其氣體怡懌其心志使之優悠漸漬而自和順於道德者莫善於樂而樂之一終謂之一成書稱簫韶九成儀禮稱笙入三成均則律呂旋宮之法以七聲相周爲一均國語言律所以立均後漢律歷志言冬夏至陳八音聽樂均以樂爲教故學之地謂之成均而其官稱大司樂亦得稱大司成矣惟成均因樂而得名所以成均之敎法專用樂德樂語樂舞而不及其他大司成卽又稱大樂正佐之以樂師太師之下大夫屬之以大胥籥師之中士小胥小師之下士皆分主敎事死卽祭於瞽宗謂之樂祖生則通稱樂正王制所云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

書郎文王世子所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執禮典書之人亦樂官也然太師以下通稱樂正而小樂正則專指樂師而言葢其職掌國學之政爲大司樂之貳大司樂稱大樂正故此爲小又其所司者樂儀射節與夫環拜之節祭饗之歌徹令相尤其嫺於禮事故文王世子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也且樂師貳大司樂而經言掌國學之政不云掌成均之政則又知東序雖與成均同爲大學而成均大於東序成均之士由東序而升矣

學之所祀先聖先師經傳未嘗實指其人鄭氏注謂先聖

周公若孔子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之類此以漢制言之不足以定周之學校祀典
劉執中云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
以禹爲先聖商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各取
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臆
揣之詞於經未有明據嘗考大司樂云凡有道有德者使
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生而主教於學卽先師
也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此生而受
養於學卽國老庶老之沒焉者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
所以教諸侯之德也以前二者推之蓋生而受業於學卽

國子之成德者也此數者既皆得祀若古之帝王皆神靈首出開物成務以作君而兼作師豈反無祭以報之者祭法言聖王之制祭祀其有功烈於民載在祀典者社稷而外歷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契湯文武諸人皆古帝王之聖者雖禘郊祖宗各有常典然是子孫致孝其先世而非後學追報乎前王故周之時禘嚳郊稷祖文宗武而如黃帝顓頊堯舜禹契湯此七聖人者豈遂廢而不祀乃自周禮以及諸經並未見其所祀之所葢統爲先聖而祀之於成均以成均者五帝之學也成均五帝之學見董子春秋繁露鄭氏注周禮禮記並引之董子在西漢初去古未遠當有所本是以學記引古記之文有曰三王

四代惟其師三王即禹契湯四代即黃帝顓頊堯舜專指成均所祀之先聖而言蓋入於成均者皆大成之士而可爲師長者也故此文承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之下言既欲學爲君而此三王四代之君見祀於成均中者皆古聖人惟其所師焉爾舊注以四代爲虞夏殷周則三王又是何代之王乎且美其得師又何以曰惟其師乎

國學既立先聖先師則必有祭先聖先師之禮案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是先聖先師之祭在天子視

學之時既祭畢遂行養老之禮然國學有五天子所視者
中學之辟廱而先師之祀在瞽宗先聖之祀在成均皆別
爲一所不與辟廱相屬故天子不得親祭而使有司行事
興舉也秩序也節禮也言舉其次序之禮先祭先師而後
祭先聖以其入學之序先入瞽宗而後入成均也謂之曰
祭則其禮有迎尸獻酬諸儀異於釋奠天子視學有承師
問道講德考業之事所謂三公坐而論道與詔於天子無
北面者並在此時其禮之詳不可考大戴禮載武王端冕
而受丹書一節㮣其遺者是則視學有視學之事若必親
祭先聖先師而後爲此則日不暇給故命有司攝祭有司

自治祭事天子自治視學之事不相妨也及有司以祭之事畢反命乃始往養老適東序而釋奠於先老焉始讀去聲方始之始非初始之始也之往也東序即東膠所以養國老之處先老其生時爲國老受養於此者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其禮簡故天子親之鄭注誤以秩節爲常禮遂混祭與釋奠爲一夫釋奠周禮謂之舍奠並不謂之爲祭禮本甚簡天子既至於學矣不可以親行而必使有司行事且先老得親釋奠而先師先聖反使有司攝代果何義者況先聖尊於先師他文言先聖先師而此獨先先師而後先聖又是何故而鄭並不考及則祭之非釋奠而先聖

先師之位非即在天子所視之學明矣若夫天子視學之期經無明文鄭氏於文王世子所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孔疏云凡者非一之詞其月令季春大合樂亦在其中以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是天子歲凡三次視學今案周禮大胥春之合舞秋之合聲並無天子視學之文則合舞合聲自屬大胥之事而合樂雖必養老亦不必其天子親行據王制云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而周禮大司徒職以保息六養萬民其二曰養老蓋非天子視學之時當令樂而養老即司徒主其事矣惟月令有云仲春之月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又云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明言天子視學之時然月令爲王居東都明堂之禮天子六年而一行者（詳下文）其所載典禮與周禮殊則非西京每歲舉行之禮可知惟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考每歲天子禘祭在於春季（詳祭序卷）凡祭祀皆以前月下旬預卜來月上旬之日不吉則卜中旬又不吉則卜下旬是禘在季春而卜禘則在仲春既卜禘而視學則視學即在仲春故周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以仲春天子視學遂行養老也然大戴禮保傅篇又云

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則天子之視學養老歲凡兩次而每歲先聖先師之祭蓋亦兩舉矣此外則有釋奠釋采釋菜三者皆所以事先聖先師之禮釋奠周禮謂之舍奠無尸無牲但薦脯醢而酌酒奠之陳氏禮書引曾子問云凡告必用牲幣又聘禮歸至於禰薦脯醢觴酒陳席於阼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因謂釋奠有牲幣獻酬然考曾子問是言告祭之禮固非釋奠卽聘禮所云亦非專言釋奠之儀故并不正稱之曰釋奠惟周禮大祝職言大會同皆造於太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行舍奠甸祝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

之師何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此二事正稱之曰舍奠其禮蓋與此同此釋奠禮行於學據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二者皆非常事如其有之皆天子親舉其禮而兼及先聖先師兩處焉若有常期之釋奠則天子歲兩釋奠於先老爲將養老之故此外四時皆以有司行事且止及先師而先聖不與謂先聖尊不欲其數而瀆也故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即有司也四時而止及春秋冬者傳禮之人綴輯於煨燼之餘偶脫夏之一字耳如鄭注云不言夏從春可知是

經欲省文而獨省此一字甚無謂也至於釋采又輕於釋
奠采猶幣也聘禮言釋幣制元纁束於几下出主人立於
戶東祝立於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於笲埋於西階東
學之用幣蓋亦如之文王世子言始立學必釋奠及行事
必以幣又言始立學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明其禮異於
釋奠亦不同於釋菜然始立學行釋奠禮及行事用釋幣
禮行事者何謂學既成而師弟子入而有事於此也是以
周官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舍采則是釋幣文王世子言
行事用幣固謂學始成而師弟子入之亦兼平時每歲入
學之事周官則專言每歲之入學者然則月令所云仲春

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者嘗從呂氏原文作入舞舍
釆高誘注入學宮也舍置也置釆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
也乃因傳禮記者採呂氏之書誤釆爲菜鄭氏遂於周禮
大胥舍釆之文直云釆讀爲菜謂蘋蘩之屬不知釋菜之
禮至輕其行於始立學興器用幣之後者經明云不舞不
授器今大胥曰合舞月令亦曰習舞則又安得卽以舍釆
爲釋菜乎且釋菜之禮行於始立學興器後者無常期也
其常時則弟子初入大學者亦舉是禮學記云大學始教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蓋弟子於師贄以束修而禮先師以
菜猶婦見舅姑贄以棗栗腶修而廟見則有奠菜之儀乃

黄東發因呂氏之書又於經之釋菜皆改爲釋采是直昧於禮之原有奠菜矣改采爲菜改菜爲采所謂胥失之者而釋菜非釋幣釋幣非釋奠釋奠非祭學之所以事先聖先師之禮輕重疏數固各有其義也

養老之義具於周官禮記而有國老庶老之别蓋國老即三老五更以其尊於國故稱國老祭義王制皆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而大戴保傅篇云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二者禮同又王制云養國老於東膠而文王世子云設三老五更之席於東序東序即東膠二者之地又同是國老即三老五更

也庶老則凡大夫士之老而致仕者庶衆也卽文王世子之所謂羣老也雖其席位亦在東序但此之所養以老更爲正羣老特陪位者故注謂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而庶老所專養之處則在虞庠皇氏分卿大夫爲國老士爲庶老固非而熊氏以庶人在官者爲庶老陳用之又以爲庶人之老均屬舛誤蓋庶人固別有引戶校年之典不得養於國學也皇氏又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今考禮之所載人君養老雖有國老庶老二者而已周禮遺人門關之委積

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此卽郊特牲
所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其人不必皆在王城之內其
在王城之內則司徒養之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
一曰慈幼二曰養老而外饔掌其割亨酒正共其酒稾人
共其食是也其在邦國都鄙則各使其君長養之文王世
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是
也亦不必養之於國學至於庶人引戶校年尤非王所親
養者其致仕之老兼有國老庶老在內但庶老雖得與東
序之席而所專養之地在虞庠蓋亦司徒主之而其養之
時據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春入學合舞秋須

學合聲皆合樂也則卽在此入學須學之候矣若月令是王居明堂之禮與西京歲行之典不同熊氏據之又增冬夏二時謂王之養老一歲有七不足信也

三老五更諸儒異義鄭氏注文王世子云三老五更名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又注樂記云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白虎通則曰不但言老言三何也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宋均注孝經援神契亦云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應劭漢官儀

則曰三老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盧植注禮記則但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之中老者爲五更諸說雖殊大都皆謂三老一人五更一人與鄭無異惟蔡邕以爲三老三人五更五人且以更爲叟曰三老國老也五叟庶老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蔡說見本集問答

今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叟則蔡說似非無稽但五叟與三老並重同養

於東序俱是國老而以五叟爲庶老是其誤也王於老更人數陳用之亦主蔡說謂建國立三卿鄉飲酒立三賓養老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可知然書稱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且不得以人數限安得公卿中齒德俱備者必有此數是鄭氏所說亦未可以其出於漢制而非之若白虎通定爲老更止各一人謂王者父事三老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則又不然父雖不得有三而父事者何妨有三以比於諸父乎然則王者之養老更於公卿見任致仕中擇之有其人則備三五之數無則止以一人二者固不相妨乃若杜預

之說謂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爲三老則五更又將以何而分爲五等耶

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鄭氏注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同誓勅之以禮也此卽射義所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蓋與祭之人欲其皆有德行而嫺於禮樂故因射以擇之然澤與射宮經既未明著其所在注亦不能詳考惟孔穎達詩疏據大射儀有公入驁之語鄭注謂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又鄉射記有於郊則閭

中之文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賈
公彥周禮疏亦云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
今案王制所言大學在郊明是周制而四學分布四郊亦
安見射宮必屬西郊之虞庠且經言先射於澤而後射於
射宮澤與射宮分爲兩所郊特牲又云卜之日王立於澤
澤果何謂乎考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公傳曰雝澤也
即辟廱而靈臺之篇言辟廱之制則囿中有臺臺下有沼
麀鹿魚鳥萃其中即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武
王遷鎬以後悉仍其舊以其蕃育鳥獸謂之囿以其水草
所交亦謂之澤葢將祭而先田禽於此取所獲以供祭即

因其田而習射一舉而兼二義焉既射於澤乃復射於射宮射宮則辟廱之宮也所以必再射者以澤之射爲勇力之取射宮之射乃揖讓之取其禮見於穀梁之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而尙書大傳亦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也雖不中也取不中也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大傳之所謂澤與澤宮即射義之射宮而射義之所謂澤即大傳之所云囿中囿與

澤其地之總名射宮則囿澤中之一所故文雖異而實通
然則周時擇士之射先於靈囿後於靈囿中之射宮而射
宮與辟廱俱在靈囿之內則此射宮即屬於辟廱異於四
學之射宮振鷺之詩美助祭者故即以鷺之飛于西雝爲
比其地其物引喻親切莫過於此而郊特牲所云王立於
澤與禮器所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蓋
皆是就射宮而選助祭之人而萬充宗乃謂學以后稷爲
先聖文王爲先師有事是告后稷以爲配臆揆之言果何
所據乎